

孙幼军 著



小济公传

下

春风文艺出版

xiao ji gong zhuan



孙幼军 著

小济公传

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孙幼军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济公传(上、下册)/孙幼军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9

ISBN 7-5313-2801-1

I. 小…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745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小布老虎俱乐部热线: 024—81060686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小布老虎工作室 主页: xblh.chinachunfeng.net

E-mail: xiaobuhul998@sina.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445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画: 杨永青

插图: 杨永青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上、下册): 3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二十四回 社神庙中 奇女儿伏双虎
蓝漪湖畔 呆郎中结三侠 277
- 第二十五回 民无生路 乔大祥起事
胸有雄兵 季三省纳降 294
- 第二十六回 人前出丑 名武士碎卵
腹内乏物 俏女儿骗食 312
- 第二十七回 孤儿相怜 荒村话旧事
歹汉互疑 野外拼刀枪 327

第二十八回	账目清楚 使众强人服罪	
	脑袋糊涂 令孤身女匿踪	342

第二十九回	闹黑店 彭元逢故旧	
	闯山庄 萧菱陷重围	358

第三十回	真假未分 手捆臂缚	
	善恶不辨 瓶碎桌翻	380

第三十一回	石锁横飞 乾坤顿时扭转	
	老泪纵流 儿女为之动情	396

第三十二回	官府奴婢 枉称心头肉	
	热锅蚂蚁 徒叹腹中空	411



- 第三十三回 宝中藏宝 秃儿获奇术
天外有天 木剑降青龙 429
- 第三十四回 撞头殃尾 州官不亦悦乎
爱屋及乌 秃子得其所哉 449
- 第三十五回 错认错追 秃子结新友
误打误撞 谢珠遇旧交 465
- 第三十六回 谨遵遗训 目中无仙术
藐视强酋 席上充小厮 483
- 第三十七回 双犬护院 饱尝拳脚
只身探宅 终遭擒拿 499

第三十八回	两句笑谈	事半功倍	
	一番私语	石破天惊	512

第三十九回	无名火升	萧菱闯祸	
	及时雨降	彭元迎敌	529

第四十回	志趣互投	小侠图大业	
	旗鼓相当	假卒斗真兵	545



第二十四回 社神庙中 奇女儿伏双虎 蓝漪湖畔 呆郎中结三侠

话说两个卖假药的汉子挥舞尖刀冲出人群，霎时间逃得无影无踪。众人正不知所措，那个穷孩子却一骨碌从地上爬起，大喊大叫说：

“杀了人就跑，哪里有这等便宜事？我得找他们索命去！”

说完这话，撒腿就跑，转眼之间也没了踪影。

众人呆愣了半晌，这才乱哄哄一齐叫起怪来。这个说：“方才地上分明一大摊血，怎么此刻竟然一滴也不见了？”另一个说：“他是装死，不是真死，自然不见了！”又一个说：“刚才冒血，躺下，怎么能装？你倒装给我看！必是这两个凶恶的家伙过去伤了这孩子性命，他来这里显灵报仇！”

几个从麦香居尾随着小叫花子来这里的人不免哈哈笑：“青天白日，哪里来的鬼魂显灵！这是一个异人……”如此这般，讲起麦香居前蒸包子的事来。

按下众人议论纷纷不表，却说彭元。他一时动了淘气念头，和两个卖假膏药的开了个小小玩笑，也不想他们竟一时拼命奔逃，连混饭吃的药箱子也弃置不顾。他心中已自有些不忍，哪里还会追他们偿命？不过是脱身之计罢了。

一口气跑到镇外，看看再无人跟随，彭元就路旁一块石头上坐了，盘算着逗留一夜还是此刻就上路。工夫不大，听得远处有人谈论着走来，细看时，却是一高一矮那两个走江湖、卖膏药的汉子。看他俩各背了个小小包袱，必定是回客店里取了行李，匆

匆去远处躲避“人命案”了。

彭元暗自好笑，隐住身形，想再开他们一个玩笑。

两人渐渐走得近了，只听瘦高的说：

“……也不过多流些血，哪里就死了！有那许多人在那里，自会有一两个出来料理……慌张什么？亏你还叫什么‘出山虎’！”

矮壮的说：“倒是‘慌张’也不尽然，我们在每处小镇上不过两日两夜，如今正是该去的时候，何况又全露了底……”说着仍心怀鬼胎地扭头朝集镇的方向看。

瘦高的一笑说：“不过那桩买卖我还是要做。你若胆怯，就由我一个动手，只是到得临安，赚得五七百贯，你休看着眼热！”

彭元心想，什么买卖，这样大的赚头儿？莫非这两个卖假药的还兼做梁上君子，要去偷人家古董之类的东西？

他原是要现出身形，让这两个不必担心“人命案”。看出他们并不担心，又想看看这两个到底要做什么买卖，便依旧隐着身形，跟随在他们后头。只听那矮壮的说：

“我几时说不了？不干又折回去做什么？休说哥哥要分我一半，纵然是分文利市没有，我能让哥哥独自去担风险？……不过天色尚早，此刻就去，不免有些冒失。”

瘦高的说：“这不足虑！那破庙僻静，周围二三里没有人。哈哈，你那半日不过卖出三四十贴膏药，我却跟踪出宝贝下落，价值数百两！”又沉吟一下，低声说：“我只担心货物扎手，路上叫喊出来。”

彭元不解，怎么他这价值“数百两”的东西，居然还会叫喊？看来他们要偷的，竟是个活人了！又听那矮壮的说：

“这就要看你笑面虎的手段了！你脸上甜蜜蜜笑着，手里再递上一副金耳环、银镯子之类，怕她不乖乖地跟上你走？你干这事，又不是头一回！”



瘦高的汉子听了，哈哈地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

彭元听了冒火：好小子，我当你们不过卖卖假药，混上几文糊口养家，原来还捎带着干劫持、诱拐良家妇女的勾当！今天小爷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又行了一大段路，两人拐向田野间一条斜径。彭元远眺，小径尽头处是一片树林。虽然天寒，万木凋零，树林依旧青翠碧绿，大约是松柏之属，远处看去也不甚分明。因为路窄，两个家伙一前一后，此时放开胆子，越发说得起劲。走在前头的笑面虎说：

“平日说我‘本事都在嘴上’，你又如何？只因她穿了男人裤褂，竟辨不出是个雌儿！”

彭元心中一动，又听矮壮的出山虎说：“十三四的娃娃，单就面孔，原也不易分别。”

笑面虎嘿嘿笑：“这就凭眼力高下了！我不但分得清今日，还断得出将来！你休看这个雌儿形体瘦小，脸上肮脏，这可是个美人坯子。凭那眉眼嘴巴、纤手细足，不出三两年工夫，准出脱得让京城里的王孙公子尽皆倾倒！贩人须不比卖猪，生猪虽也有轻重优劣之分，这一头同那一头，相去也不过几十文。论到雌儿，这一个同着那一个，价钱却可有百倍之差！京城的青楼里，都备着上千贯的铜钱，专候着我这样的货色呢！”

矮壮的出山虎却似有些担心：“天子脚下不比别处，万一走了水，不是要了。”

瘦高的笑面虎说：“我那里自有门路，你只等着拿钱就是！”

两人说着，话题转向如何绑架。商量一阵，大致是如果那个“雌儿”未归，两人就在庙里候着；如在，可装作偶然途经那里，进去歇息，两人自坐在院子里吃干粮，不必进殿，以免让她受惊吓，再看情形送些饮食与她，同她攀谈，套问她经历，然后诱骗她同行。笑面虎再三叮嘱他伴当，总以软的一手为上，非到万不

得已，不可用强。

计议好了，出山虎高兴：“看这里荒凉情景，必然得手无疑！前日与哥哥进镇，不过指望赚上百十文，也没想到离去时顺手牵羊，发了个大大的利市！”

进了树林，两人不再说话。彭元四顾，见地势渐高，林中高高低低，有许多坟墓，石碑大大小小，东倒西歪，有些已没入枯草，只露着顶端。

再跟随两人朝上走一段，脚下竟没有路了，看那两人在乱坟堆间一路纵跳飞奔，颇为矫健，显见武功都不弱。再行一刻，树木变稀，眼前出现一座破庙，两人慢了下来。

破庙围墙红色墙皮大部剥落，露着黄土，庙门顶上匾额也不见了，只两个歪歪斜斜的锈铁钉子还留在上头。两虎互投个眼色，笑面虎大声说：

“原来这里还有座庙！我可走得累了，你呢？”

出山虎说：“累倒也不累，只是肚皮饿得紧，就这里吃些干粮吧！”

两人演戏，迈步跨进庙门，不想有个活物突然由门内蹿出，似狸非狸，似鼬非鼬，把这两个吓了一跳。

跨进院里，殿外殿内一览无余。殿内空荡荡，只余正中一尊神像，虽然衣冠不整，一条胳膊已断，且泥巴脱落翘出一截木棍，残骨一般，却兀自笑得和善。院中只两株古柏，一东一西，将影子斜倚在墙上。彭元悄声跟进去，看着像是社神庙，又见神像台座侧面一堆稻草，上边有压痕，便溜进去看，这堆稻草端摆着一块圆石，看来也只容得一人睡卧。彭元疑惑：难道就独自栖着那个“雌儿”？

二虎呆立了半晌，脸上均现出失望神色。笑面虎低语：

“看来她犹自在市集上逛……”

出山虎摇头：“你怎知她一定回来？这哪里像住人的地方！”



这也正是彭元想着的。听这两个贼人讲的衣着年纪，所说“雌儿”似乎便是市镇上那个不吃“嗟来之食”的穷孩子。那么说，她果真是个女孩儿了。这孩子流浪在外，无家可归，原非什么怪事，怪的是镇上哪里安身不好，她却择了这样一个荒僻之处过夜？这里便是白日也有些阴森森怕人，黑夜中哪个敢孤身一人睡在这里？我原说她挨毒打不哭不是痴呆便是倔强，如今看来，她是个疯傻娃子无疑了！

那一边，笑面虎说道：“时候仿佛还略早了些，不妨就这里等等。”说着，殿前台阶上坐下，出山虎无可奈何，也和他并肩坐下，口里说：

“我看未必有指望！”

话犹未毕，庙门口人影一闪。彭元看时，正是那个因强取包子挨打的孩子。

那孩子刚迈步进门，就向双虎一拱手说：

“两位兄台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突如其来，这两个“兄台”都有些慌张，连忙站起。出山虎惊魂甫定，心里头欢喜：“小丫头片子，你还真来了！你还装什么小子？这回连我也看出来啦！”正要开口点明，笑面虎一捅他胳膊肘，顺势双手拱起，满面春风说：

“小兄弟休要见怪！我们去临安途经这里，因有些劳顿，进这庙里歇息，顺便用些带着的干粮。并不知道这里是公子宝宅，实实在在地冒犯了！”

你要装小子，我就拿你当小子，咱们好说话儿！我们还带着干粮呢，你想吃不？我跟你客客气气，可我得点明，这不是你们家。要不，我还怎么在这儿磨你上钩儿呢！——笑面虎以为自己挺高明，不想那孩子问：

“现在你可知道了？”

笑面虎一怔：“自然知道了……”

那孩子说：“既然知道了，那就请便吧！”说着用手一指大门。

笑面虎没料到这丫头会是这么一个刺儿头，看来慢慢诱她上钩的计谋不宜实行，又见出山虎紫黑脸膛透出怒色，似要开口说话，急忙抢先道：“公子万金之躯，请恕我直言：住在宝宅也实在是受委屈了。也不知公子是厌倦了纨绔子弟的日子，离家出走，还是遭遇厄运，流落异乡。我虽是个行商，也还懂些为人的道理，或者可以顺路护送公子回家。”

他一着急，把肚里筹划好的那点儿货色一齐兜出来了。那孩子忽然现出女儿神态，把头一歪，问道：

“要是我无家可归了呢？”

笑面虎利令智昏，竟然觉察不出奚落的味道，即刻回答：

“公子不必担心。我在临安还有一处买卖。我看公子也是个识文断字的，就去我那里帮我管管账目，也强似这里受苦！”

那孩子又笑嘻嘻问他：“那是一处什么买卖呢？”

彭元躲在暗处，看那小姑娘与镇上所见判若两人，一时也觉得摸不着头脑。及至听到这里，心说，笑面虎啊笑面虎，你小子貌似聪明，实则蠢得可以！你看她毫无惧色、挥洒自如，像个三言两语就骗得了的么？单凭她敢独宿在这荒郊野外的坟堆中间，你也不该小觑了她呀！你可真白白闯荡江湖、经阅世面了！

果然，笑面虎还未及开口，那女孩子就脸色一变，冷笑说：

“怕是一处拐卖人口的买卖吧？一个卖假膏药混日子的，休



说没有，纵然有，谅也不会是什么正经买卖！”用手一指他鼻子说：“昨日你鬼鬼祟祟一路跟踪你家大爷到这里，大爷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看在你们也流落江湖的份儿上，今天大爷只让你们滚蛋了事，不想你们他妈的贼心不死，自找无趣！”

彭元几乎笑出声来。他从没见过一个小姑娘一忽儿文绉绉像个酸秀才，一忽儿又自称“大爷”，讲出这样粗野的话来。

笑面虎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付。出山虎恶声恶气说：

“你知道就好！是个晓事的，乖乖地跟上我们走！”

小姑娘星眸一闪：“我要是不晓事呢？”

出山虎早忍不住，听了这话也不再答言，跨上一步，右臂舒展，直抓向那小姑娘。

以出山虎的武艺，五七个寻常大汉也不是他对手，万没想到他这一把竟然抓空，小姑娘倏忽间闪到他背后“砰”地就是一击。出山虎未及转身就觉下半身酸麻，双腿一软，竟瘫在地上，一时挣扎不起。

笑面虎武艺远不如他伴当，见小姑娘只一个回合就把那庞然大物放倒在地，自然不免惊慌，但他又不甚相信以出山虎蛮力会受制于这样一个小小女娃儿。或许是他这两日劳累太过，适才又因一个小叫花子胡搅狂奔了一阵，此刻转身太急一时自己昏厥。笑面虎脑里飞一样旋转时，已拉出童子护佛的架势。

果然那女娃儿即刻逼到近前，也不管他什么架势，兜胸一拳。笑面虎只顾眼前这一拳，却不防那女娃儿另一只手又陡然探出，在他腰上一戳，这小子登时趴下了。

小姑娘环视四周，见那矮壮的家伙腰上挂着一束小绳，不由“哧”地一笑说：

“肥猪进厨房，找着挨捆呢！”扯下来抖开，腰间摸出一把小小匕首，把绳子分作四段，将两人手脚都捆上。捆好后匆匆出去，少时回来，手上拿着几根显见是刚折来的荆条。



她用手一指出山虎说：“你不是要‘顺手牵羊’么？你家大爷今天倒要‘挥臂杀猪’！”随着这话，一根荆条挟着风声抽下。

荆条上尽是尖刺，只抽了一下便见红，三五下过去，出山虎布衫透出血来，斑斑点点，梅花一般。

出山虎疼得闷哼，小姑娘说：“却也像猪哼哼，只是杀猪时并不是这样叫的，你学挨杀时的猪那样叫，我就饶你！”

出山虎不肯叫，小姑娘就猛抽一气。出山虎实在受不住，又怕荆条的刺留在背上挑不出去，只好大声呼号，果然如同杀猪一般。

听到他叫，小姑娘歇了手说：“要是早叫，何必多受苦！”又转向笑面虎：

“你这东西比他还要坏，学猪叫也饶你不得！”

只用脚面一钩，就把他翻转过来，指着他鼻子说：“你不是要送我金耳环吗？你大爷今天就先赏你几支荆钗戴戴！”“呼”地一声，荆条竟劈头盖脸打下去。脸上又不同于背上，只这一下，笑面虎顿时成了花面虎。他尖声号叫：

“不是我讲的！这话不是我讲的！”

小姑娘说：“坏主意却是你出的，我打你比他轻，须不公平！”

说了又照他脸上抽。笑面虎嘶叫：

“姑娘打瞎我眼睛了！”

小姑娘说：“你叫我‘大爷’！”

笑面虎紧闭着双眼嘶叫：“大爷饶我！大爷饶我！”

小姑娘说：“你放心，我手上有准头儿，绝伤不了你眼睛。”说着又抽了三五下，这才丢下荆条，拍拍手说：

“你大爷今日中午包子吃得少了，没了力气，不然每个狗头还要重责十五。”

彭元听她讲的“顺手牵羊”以及“金耳环”之类，都是那两

个家伙路上的话，不由暗叫了一声“惭愧”。也没想到自己只顾留神两人言谈，竟不知还有黄雀在后。看到小姑娘轻易制服了双虎，彭元不由赞叹：怎么她有这样的好武艺？想起镇上挨打，便觉十分奇怪了。看到她打两个家伙打得十分公平，彭元觉得有趣：如果是我，我也必然是这样干的！及至听到“中午包子吃少了”，彭元觉得好笑，忍不住“哧”了一声。

那小姑娘耳朵竟灵敏至极，蓦地回首，喝问一声：

“什么人？”

彭元只好现身出来，笑道：“包子又不是不够，谁叫你假装斯文呢！”

那小姑娘见是彭元，脸一红，转身就朝外走。彭元待要揪住她，念头一转：

“这是个女孩儿，须不比秃子！”

跟着走出庙门，小姑娘已然无影无踪，彭元惊奇：她好快的身手！

彭元回到里边，把地上趴着的出山虎也翻转过来，指指点点说：

“她是出够气了，你们拿刀子割我胳膊的那笔账可还没算呢！”

说着就从出山虎靴筒里拔出那把解腕尖刀来。那两个也不知他想每人臂上割个大口子报仇，还是要杀了他们，齐齐瞪着眼呆视他。

彭元弯身，却将他们脚上绳子割断，又依次一个个提起，削断手上绳索。手一松开，身子又软瘫在地，两人俱是如此。

这两个家伙见彭元不知哪里冒出来，听说话跟那丫头是一伙儿的，禁不住暗暗叫苦，全没料到竟是他们救星。两人出声哀求，让解了他们穴道。彭元笑笑说：

“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你们硬是要将人家拐了去临安城卖